

## 贵州之贵

许春樵

时光倒流两亿年，贵州一片汪洋，又历经亿万年的地壳板块撞击、挤压、切割，从海底托起了沟壑纵横、犬牙交错的山峰、岩崖和陆地，在湿漉漉的光线里，动物、植物和人陆续在这片空旷的土地上进化、繁衍、生存，以人为坐标的贵州，竟早于五六十万年前，很难想象那时这块土地上的人是怎样的相貌和表情，但有考古成果和史料言之凿凿地说，这里是中华古人类的发祥地。果真如此，从大海里冒出来的这片土地，无中生有，横空出世，因神奇而贵重，因人迹而珍贵。

梵净山10亿年前最先从一片汪洋大海中浮出海面，她像一面旗帜引领着云贵高原纷纷站立起来。走过许多名山大川，天下所有的山都有相似之处，比如山坡、山尖，而梵净山没有，红云金顶，像是双子擎天巨柱，赫然独立，直插天空，自下而上如刀砍斧劈一般，棱角分明地矗立在茫茫天际间。金顶被远古造化一分为二，栈桥链

接，顶部平坦，2300多米的高空，建了释迦、弥勒两座大殿，明代以来，香火不断。山无坡，顶无尖，空中寺庙，云端香火，登上梵净山俯瞰脚下叠石向天，石峰如林，走遍大江南北、长城内外，没见过这样的山，不说“登梵净山天下无山”，说“梵净山是山的孤品”，独此一家，不开分店，理由相当充分。以黔金丝猴为代表的2000多种动物和千万年前的2000多种物种，补充注解着梵净山无法替代的唯一性。明万历神宗手书《敕赐碑》，一口咬定梵净山“立天地而不毁，冠古今而独隆”，这应当是为“贵州之贵”的最早描述。

梵净山脚下云舍村早已远离了土地和乡村的传统印记，如果不是村口“中国土家第一村”的牌坊，你走进的是花园式、公园化的旅游度假中心。给她命名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，还可以加挂一个“中国神秘自然名村”的牌子。云舍最神秘的是村里有一条800米长的河流，是世上最短的一条河，这条龙塘河从村东山脚下神龙潭深处的地下暗河中冒出来，到村南头的山岩下突然消失，水流钻入了喀斯特地貌“漏洞百出”的山岩里去了，这是天下游客从没见过的一条“来无影，去无踪”的河流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一个村庄自始至终独自拥有一条河流，云舍村在世界上独一无二。

见过人间千万条河流，见不到云舍的龙塘河。

全民卡拉OK的年代，现代音响和数码技术包装修饰的歌声在祖国大地四处回荡，一度以为这就是民间唱歌的天花板了。2017年也是深秋时节，我在贵州参加第十四届从江侗族大歌节开幕式，见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无伴奏合唱“万人侗族大歌”，不是合唱团，而是“合唱旅”“合唱师”“合唱军”。侗族大歌的广场舞台根本站不下，演员从台上一一直延伸到台下观众席里，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边。听当地文旅部门介绍，舞台太小，“万人侗族大歌”实际出场3000人，唱大歌最小的孩子只有3岁，3

岁的孩子穿着民族盛装站在第一排，灯光打在孩子稚嫩的脸上，却闪烁出鹤立鸡群的冲击力。歌声开始了，无伴奏的歌声惊天裂帛，响彻云霄。在现场，你感受到的不是夜色笼罩了天空，而是歌声湮没了天空，万人大歌整齐划一，如出一辙，却没有指挥，没有领唱。这成千上万人的多声部是如何清晰配合起来的，简直不可思议！后来，我想明白了，他们不是用声音配合，而是用心在交流，心与心高度默契，指挥就不需要了。

目瞪口呆的同时，脑子里跳出了一个字，贵州的“贵”。

这座茶园漫山遍野，连绵不绝，一眼望不到边，置身其中，人如同一片茶叶，微茫而渺小，一阵风掠过，人就融化到了绿色的空气中，这就是湄潭县“湄潭翠芽”“遵义红”的茶叶基地。在老家皖南大山里见过数不清的茶园，但没见过这么大的茶园，60万亩，一片碧绿的浩瀚汪洋，县里领导告诉我，湄潭是“全国茶叶百强县”第一名，坐稳了“中国茶叶第一县”的头把交椅。县城的茶文化博物馆里，看到了湄潭自主研发的自动化筛茶机、烘干机、炒茶机，看上去傻大笨粗的铁家伙，可都是当年全国领先的高科技，那些锈迹斑斑的机械注解着湄潭茶叶的骄傲与历史的荣光。晚饭后，主人邀请同登矗立在山顶上的“天下第一壶”，48米高的茶壶，巨无霸，抵十几层楼，坐了两次电梯，进入茶壶，壶中没有茶汤，有的是茶叶的历史和文化展览，这个被收入吉尼斯世界纪录的“天壶”与仁怀茅台镇“天下第一瓶”遥相呼应，联手炫酷“贵州之贵”。离开湄潭那天，翻阅采风手册，赫然见湄潭60万亩茶场是1939年民国“中央实验茶场”，当年“红茶碎”经驼峰航线和中缅公路出口换回了抗日紧缺的枪炮子弹、药品与机械设备，一片叶子和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到了一起，湄潭人说起往事，脸上兴奋的表情里弥漫着掩饰不住的自豪。

贵州总是能以你意想不到的风景和传

奇魔幻的故事让游人瞠目结舌。铜仁中南门古城见到了徽州建筑群，走在中南古城里，恍惚中回到了徽州的屯溪老街，石板街上徽商的影子若隐若现。走进万峰林，同时也走进了“中国锥状喀斯特博物馆”，峰林200多公里长，30至50公里宽，仅兴义境内面积就有2000多平方公里。这里的峰林像黔西南大地上种植的庄稼一样稠密，峰林像玉米、高粱一样呈现出丰收在望的永久景象，而绝版的“双乳峰”，逼真还原，如鬼斧神工。

北盘江大桥，从桥面到峡谷底556.4米，它不是中国第一高桥，而是世界第一，斜拉桥拉住一道红色钢梁穿过幽深峡谷，抹平了万丈天堑。峡谷深渊漫上阵阵凉气，凉气里夹杂着水气，层林尽染，秋色正浓，站在桥上，诗情画意中，却是腿脚虚软，惊得不敢喘气。“惊并快乐着”与“痛并快乐着”在这里是一样的心理体验，联想到那一年在史迪威公路“二十四道拐”，那个夏天的午后，大客车每经一道拐，都像是一次冒险，上车心惊肉跳，下车魂不守舍。晚上回到宾馆，死里逃生的感觉持续到后半夜。

西江千户苗寨铺天盖地，是一个村寨，也像一座城市，袅袅炊烟里缭绕着鸡鸣犬吠的声音，古寨太多，随便那一个到我老家江淮之间，注定了风景这边独好。古寨最有名的不是少数民族的建筑和服饰，而是超出你想象力的地域风情。

2017年到岜沙苗寨的那天是午后三点多钟，初冬的阳光不温不火，到岜沙苗寨大门口，8个苗族青年举起长筒枪对着蔚蓝天空，陆续扣响扳机，刹那间，枪声大作，硝烟四起，见过敲锣打鼓迎宾的，没见过开枪迎客的。在岜沙，你只要到了18岁，就可以拥有一把长筒火枪。国内唯一可以持枪的民族在贵州，在黔东南。

贵州是一本浩瀚博大的书，用很多年时间，去探索和破译贵州之贵，依旧蜻蜓点水，似是而非，要真正领悟到位，看来还得要打开书页，走进贵州的字里行间。

## 粽是故乡甜

谢海涛

朋友送来了几个粽子，我才意识到，端午节快到了。

年少时，我生活在北方平原，和端午的感情不深，虽然农业社会对传统节日特别重视。

书上说，端午时，民间要挂钟馗像、贴午时符、挂菖蒲和艾草、佩香囊、备牲醴、赛龙舟、荡秋千、涂雄黄、饮雄黄酒、吃咸蛋和粽子以及时令鲜果等。

从前，我们乡下日子劳苦，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，生活也就马虎，过端午节比较随意。乡下不产雄黄酒，忙起来多半忘了挂艾草，河里也从未划过龙舟。我们和端午的唯一联系，似乎只有粽子了。

说起来，我们乡下没有芦苇，不种水稻，家家户户也没有做粽子的习俗，但一到端午，集市上就有卖粽子的，用洋车子（自行车）推着，在街上叫卖，像是端午派来的信使。

这让我觉得奇怪，不知道那些粽子是怎么做出来的。想起来，我们乡下也不种莲藕，但集市上卖水煎包的，总是用荷叶包着水煎包，清香扑鼻。

我们乡下卖的粽子，是江米馅的，软糯清香，裹着细腻的豆沙，嵌着软烂的红枣，枣的味道浸透江米，有一种让人难忘的甜蜜。那些年，在贫瘠的生活里，人们难得尝到那么一口甜蜜。江米粽子也就因此让人难忘。

后来，我离开家乡，来到江南，离江米粽子远了，离汨罗江近了，跟端午节也亲近了不少。

江南水乡，与北地不同，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，人们划龙舟，饮雄黄酒，吃粽子的风俗也盛。在苏东坡笔下，是“门前艾蒲青

翠，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”；在白居易笔下，是“粽香筒竹嫩，炙脆子鹅鲜。水国多台榭，吴风尚管弦”。

而且，江南物产丰富，鱼米之乡，龙舟被人们划得荡气回肠，粽子也做出了许多花样，让人眼界大开。

在江南，我第一次吃到肉粽子。剥开粽叶，糯米呈琥珀色，和北方的白粽子明显不同，咬一口，糯米软糯，没有熟悉的甜味，却是饱吸了五花肉的油脂，糯米间絮状的肥肉，油而不腻，入口即化，褐色的瘦肉煮得稀烂，滋味浓郁丰富。

我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脸惊讶，原来粽子还可以这样做。后来，我才听说，制作肉粽，需要精选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用上等酱油精心腌制，让每一丝肉都浸满酱香。煮熟之后，肥肉的油脂就慢慢渗入糯米中。

肉粽之外，我还吃到咸蛋黄粽。软糯的糯米里，裹着咸香浓郁的蛋黄，咬一口，蛋黄的油汁在齿间流香。

当然，江南也有豆沙粽。细腻绵密的豆沙馅，温热喷香的猪板油，融合在箬叶里，甜而不腻，香滑可口。

在江南，每年端午节，我都要吃粽子，蛋黄咸肉豆沙，品尝多种滋味，享受着南方风物人情的繁盛与热闹。

吃得心花怒放之际，有时却会突然想起，年少时，物资匮乏年代，在北方平原上吃过的江米粽子。

明代大儒陈白沙在诗中说：荷瓢童子问谁家，老妇檐前驻马车。角黍唤回端午梦，还从艾盎得松花。

这首诗让我想起乡村生活，想起月是故乡明，粽是故乡甜，想起从前在集市上推车卖粽子的乡邻，想起一起吃粽子的亲友。



拍客



## 端午水

冯小川/摄

